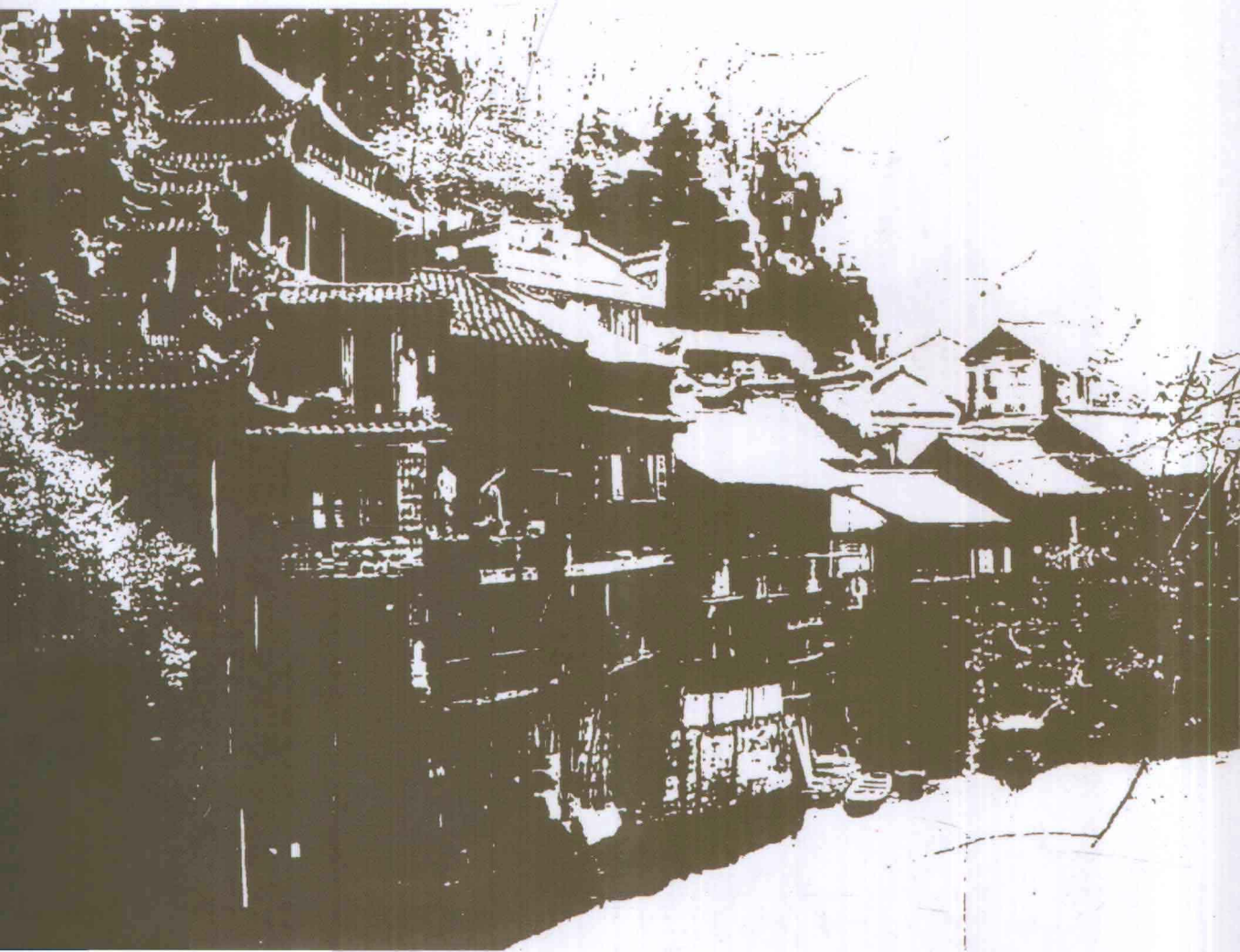




南 / 方 / 语 / 言 / 学 / 丛 / 书 甘于恩 主编

汉语方言的重音模式

钟 奇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南方语言学丛书

甘于恩 主编

汉语方言的重音模式

钟 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方言的重音模式/钟奇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 11
(南方语言学丛书)
ISBN 978 - 7 - 81135 - 609 - 0

I. ①汉… II. ①钟… III. ①汉语方言—语音—研究 IV. ①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1865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广州市至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65 千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2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 序

2008年5月，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被批准为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这既是莫大的荣誉，又是一种考验。中心全体研究人员皆深感责任重大，在各方有力的支援下，克服重重困难，竭尽全力开展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9年，《南方语言学》（第一辑）诞生了，她为省内外语言学者交流学术成果搭建了一个极佳的平台。该书出版不久，即告售罄。这说明《南方语言学》的出版不但非常及时，而且十分必要。

然而，《南方语言学》的容量毕竟有限，她要面向广大语言学者，不能只容纳、发表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的学术成果。为了全面检视中心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经过充分酝酿，我们决定编纂“南方语言学丛书”。本次推出的是第一系列，以岭南方言研究为重点，包括以下七种：

甘于恩《广东四邑方言语法研究》

伍巍《方言研究集稿》

范俊军《语言调查语料记录与立档规范》

彭小川《广州话助词研究》

陈晓锦、翁译文《粤语西翼考察——广西贵港粤语之个案研究》

刘新中《广东、海南闽语若干问题的比较研究》

钟奇《汉语方言的重音模式》

第一系列出版后还将征集相关研究成果，陆续推出第二系列、第三系列等。我们既重视基地骨干研究人员成果的整理与出版，也欢迎兼职研究人员提交成熟的研究成果与读者分享。我们衷心希望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真正成为团结、整合南方方言研究力量的一方园地，不断推动语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深入开展。

广东社会氛围宽松，语言丰富复杂，学术思想活跃，经济蓬勃发展，这些都是广东省语言学繁荣的重要条件。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现已成为广东省人文社科的重点研究基地，并获得了省里及各方的有力支持。如此良好的学术环境，请诸君勿负之！让我们加倍珍惜，共同努力吧，广东方言学乃至语言学事业一定可以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最后，欢迎读者朋友对“南方语言学丛书”的编纂、出版提出宝贵意见，使它成为南方语言学的一个闪亮品牌。

甘于恩

2010年7月8日深夜草于方言调查途中

目 录

总 序	1
1 导 言	1
1.1 重音的定义	1
1.2 研究目的	2
1.3 方言选点	2
1.4 研究内容	2
2 汉语方言重音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4
2.1 “汉语是否有词重音”的文献综述	4
2.2 “汉语(词)重音所处位置”的文献综述	6
2.3 “汉语轻重音与声调的关系”的文献综述	6
2.4 “汉语节律系统”的文献综述	8
2.5 “汉语重音与语法的关系”的文献综述	12
2.6 “普通话句内停延分级”的文献综述	15
3 汉语方言的重音系统	17
3.1 汉语方言的音位性重音系统	17
3.2 汉语方言的重音在声调方面的音系学表现形式	20
3.3 重音的冗余性问题	27
3.4 不属于力重音的其他语音突显现象	30
3.5 小 结	32
4 汉语方言重音的声学相关物	34
4.1 分析设备和相关物理量的量纲	34
4.2 汉语方言重音的声学相关物的分析	35

4.3 小 结	65
5 汉语方言重音的韵律	66
5.1 汉语方言的音节重度	66
5.2 汉语方言的重音结构及其生成步骤	75
5.3 汉语方言的节律	97
5.4 小 结	100
6 汉语方言语句的重音模式与语法的关系	101
6.1 汉语方言的语句重音模式与语法的关系	101
6.2 对语句重音模式与语法的关系的理论解释	115
6.3 小 结	123
7 汉语方言词语的重音模式在语流中的变化	124
7.1 句重音、焦点对词语重音模式的影响	124
7.2 停延对词语重音模式的影响	129
7.3 小 结	133
8 汉语方言的重音与其他因素的关系	134
8.1 重音与轻声、轻音、轻读	134
8.2 重音与音变	135
8.3 重音与语气	137
8.4 重音与语义	139
8.5 小 结	140
9 结 论	141
附录1 各点方言发音人、音系	143
附录2 普通话重中格两字组（以声调为序）	148
附录3 长沙话外国音译人名的重音	151
附录4 汉语方言单纯词重音结构的建构	155
附录5 长沙话“××机”三音节词的节律优化调查	161

附录 6 句重音、焦点、停延对汉语方言词语句重音模式影响之实例	163
附录 7 长沙话定中短语的重音	182
参考文献	184
后 记	193

1 导 言

1.1 重音的定义

“重音是相连的音节中某个音节发音突出的现象。”（高名凯、石安石，1963：66）

传统上，重音分为力重音（dynamic stress 或 stress-accent）和乐调重音（musical stress，或称音高重音 pitch-accent）（高、石，1963：66~67）：

常见的词重音主要通过音强的增加来表示，这种重音叫“力重音”。俄语、英语、德语、法语等的词重音就属于这种类型。……除力重音外，还有“乐调重音”。这种重音主要通过音高的变化而不是通过音强的增加来表示。像梵语、古希腊语、立陶宛语、日语、挪威语、瑞典语等都是有乐调重音的语言。

Beckman（1986：1）又将这两种重音分别称为 stress accent 和 non-stress accent。

在声学参数上，英语的重音与音高、时长、强度相关。相关度最大的是音高，其次是时长，相关度最小的是强度（Fry，1958）。日语的重音与音高相关，与时长、强度不相关（Beckman，1986：153~173）。从声学参数来看，英语式的重音应改称“综合重音”，与日语式的“音高重音”相对。

北京话的轻/中/重三者中，“重”相对于“中”而言的声学性质“主要是有较长的长度和较完整的音高模式，至于音强一般不起什么作用”（林茂灿等，1984）。

“轻”相对于“非轻”（即“重”、“中”）而言的声学性质是：

第一，音长的缩短是轻声音节的主要特点之一。……第二，音高变化范围的缩小和音高变化的特殊方式是轻声音节的另一个主要特点。……第三，比起正常重读的音节来，轻声音节的音强普遍地较弱。……第四，轻声音节的语音音色明显地简缩。（曹剑芬，1995）

“重音”的英语对译词有二：stress 和 accent。有不加区分的；有将 accent 当词重音，stress 当词以上的重音的；也有反过来将 stress 当词重音，accent 当词以上的重音的。有将 accent 当作潜在的重音，stress 当现实的重音；反之亦有（史宝辉，2004：153~173；Fox，

2000: 114~115)。

本书中使用的重音, stress 和 accent 是不加区分的, 包括各种不同语法层级的重音。

1.2 研究目的

本书的研究目的有四:

- 1) 围绕重音这一主题, 充分、深入地挖掘汉语方言的语言事实。
- 2) 探讨重音这一语音范畴与语法、语义、语用及其他语音范畴之间的互动关系。
- 3) 寻找作为声调语言的汉语方言重音的音系学表现形式。
- 4) 通过重音认识汉语方言的信息结构。

1.3 方言选点

官话方言: 普通话。

湘方言: 长沙话。

粤方言: 广州话、高州话。

客家方言: 梅县话。

闽方言: 厦门话。

其中, 普通话(轻、中、重三分)、长沙话(轻、重两分)、厦门话(轻、重两分)存在力重音。广州话、高州话、梅县话不存在力重音。广州话(普通调、超高调两分)、高州话(普通调、超高调、超超高调三分)存在超高调的音高重音。

原选点还包括湘潭(湘方言), 南昌、浏阳、岳阳、宜春(赣方言), 成都、重庆(官话方言中的西南次方言), 汕头、潮州(闽方言)。但在初步调查后发现, 前四者重音类型与长沙话基本相同(轻重2级, 轻音节调类中和减少), 后二者与梅县话基本相同(无轻重之别), 故略去。成都、重庆话分轻重2级, 轻音节调类仍维持单字调的数目——4个; 在轻重模式与语法的关系上, 与长沙话相似点较多, 故略去。

1.4 研究内容

第1、2章分别为“导言”、“汉语方言重音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献综述”。第3章“汉语方言的重音系统”研究汉语方言音系学意义上的重音系统。第4章“汉语方言重音的声学相关物”实验分析长沙、厦门、高州话重音的声学相关物。第5章“汉语方言重音的韵律”研究与汉语方言重音有关的韵律问题。第6章“汉语方言语句的重音模式与语法的关系”研究中性语气下焦点为研究对象时短语、句子的重音模式与语法的关系。第7章“汉语方言词语句的重音模式在语流中的变化”研究焦点、句重音、停延对在语流中的词语句(即词、短语、句子)重音模式的影响。第8章“汉语方言的重音与其他因素的关系”是

篇幅较小者的结集，研究重音与轻声、轻音、轻读、音变、语气、语义等的关系。第9章“结论”是全书的总结。

2 汉语方言重音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2.1 “汉语是否有词重音”的文献综述

本小节的综述对象是普通话。

高名凯、石安石(1963: 68~69)认为“汉语没有词重音”。但许多学者不认同。

黎锦熙(1936)指出:在多音节词里,“此轻则彼重,后音有轻号,则前音重读可知”。主张“逐词审听”;用重音符号'来表示词重音。

罗常培、王均(1957: 135)认为:“既然有所谓轻音变化,不念轻音的音节显然就该是重音了。”

徐世荣(1958: 75)也主张汉语有词重音:“汉语的词,也和别的民族语言一样,一个词有一个重音。这个重音很有用处,它可以明显地標示出这几个音节的密结性,標示出这是一个词(或词组)。”

赵元任(1968: 35; 丁邦新译, 1980: 20)在音位上分出三类轻重音:①普通的;②特强的;③轻的。

厉为民(1981)认为,“汉语存在词重音”,与英、俄语的词重音比较,有五点相同:

①非单音节词存在重/非重读的对立。②属于不固定重音。③重音念错有时会引起误会。④有一小部分词的重音未最后固定下来。⑤常用的单音节词往往失去重音,口语中元音常脱落。

殷作炎(1982)认为,普通话音节的强度除了分为重、轻(包括最轻和次轻)之外,还有必要建立一个“中”。理由是中音有五个作用:①区别同音词。②区别词性。③区别构词方式。④区别词义。⑤区别词和词组。

但林茂灿等(1984)的语音实验不支持殷作炎(1982)轻/中/重三分的观点:

殷作炎(1982)认为,“工事”和“攻势”,“报到”和“报道”,“公鸡”和“攻击”,“散步”和“散布”及“生气(动词)”和“生气(名词)”等,因念“中重”格、“重中”格,其词义而不同。但在我们的实验结果中,没有发现一个两字组被不同的人一致读作“重中”。见林茂灿、颜景助和孙国华(1984)。(林茂灿、颜景助, 1990)

曹剑芬(1995)用语音实验说明“中/重对立的不稳定性和相对性”,认为“普通话的词重音对立基本上是重与轻的对立”。也不同意殷作炎(1982)的观点。

“汉语是否有词重音”是个长期争论的话题,争论的部分原因是对争论的对象——“重音”的理解不同。上面的争论实际涉及几种不同的“重音”。

1) 组合性重音与聚合性重音。

高名凯、石安石(1963: 66)对“重音”的定义是组合性的:“重音是相连的音节中某个音节发音突出的现象。”由此定义出发,因普通话大多数多音节词中没有哪个音节更重,所以“没有词重音”。

而从聚合的角度看,只要音系中存在“轻”者,那些“非轻”者就是“重”的,即使大多数多音节词中不出现“轻”者。

2) 词汇重音与语用重音。

赵元任(1968: 35; 丁邦新译, 1980: 20)所说的“contrastive stress”(丁邦新译为“特强重音”,直译应是“对比重音”)其实是语用层面上的重音:

特强重音跟普通重音不同,音高幅度较宽,时间较长,常常音响也连带加强。例如“黄种强”,这个名字,本来有普通重音(跟按位置而定的同位音)。但假如有人把“黄”听成“王”,改正他的时候就说:“不是王种强,是黄种强”。重音就移到对比的音节,比普通重音来得重。

而其他学者记得比较多的是词汇重音。

3) 轻/重两分与轻/中/重三分中的重音。

普通话重音系统至少两分已是定论,三分则有较大争议。

殷作炎(1982)主要基于“工事”/“攻势”等8组中重/重中格别义和一些只读重中格的例子,提出“轻”之外,还可“中”、“重”两分。

林茂灿等(1984)用语音和听感实验质疑“中”、“重”之别,理由是“实验结果中,没有发现一个两字组被不同的人一致读作重中”。三分论似乎被完全否定了。

其实,在大多数词中重/重中两读的情况下(具体是停顿前读中重,非停顿前读重中),即使找不到中/重最小对立对子,但只要存在唯重中格的例子,“轻”之外的“中”、“重”两分说就能成立。

唯重中格(文中称“重·次轻格”)的例子具体可见宋欣桥(2000),其中列有385个两字组。王志洁、冯胜利(2006)也审定出一大批。

殷作炎(1982)虽然结论可取,但用于对比的例子不当。林茂灿等(1984)虽然方法科学,但103个例子都是中重/重中两读型,没有唯重中型,亦不当。

2.2 “汉语(词)重音所处位置”的文献综述

本小节的综述对象也是普通话。

2.2.1 末重论

赵元任(1968: 35; 丁邦新译, 1980: 20)认为, 在没有轻声和特强重音的情况下, 通常最后的音节最重。

林茂灿等(1984)的语音实验支持“末重论”。北京话无轻声的两字组单念时, 在听感上多为后重。在声学特性上, 后字多有较长的长度和较完整的音高模式。

2.2.2 首重论

王晶、王理嘉(1993)的实验却发现放在承载句中的二、三、四字组的首字多有最长的音长。

林华(Lin, 1994, 2001)、Duanmu(1999)也从以下三个方面质疑“末重论”:

①首音节不弱化。②末音节时长加长是“顿前拖延”造成的。③王晶、王理嘉(1993)的实验。

他们提出, “首重论”才能解决以上及其他疑难。

赵元任(1968)、林茂灿等(1984)的“末重论”是基于研究对象单读的时候, 即停顿前的时候; 王晶、王理嘉(1993)的“首重论”是基于研究对象在句中的时候。换言之, 末重与首重的不同其实是停顿前/非停顿前的不同。

但末重并不是“顿前拖延”造成的, 因为虽然末/首重两读者占大多数, 但还有少数唯首重者(如“春天”、“妻子”), 停顿前/非停顿前都是首重, 末音节为非轻声, 并不因“顿前拖延”而重读。

2.3 “汉语轻重音与声调的关系”的文献综述

2.3.1 轻重音与变调的关系

Duanmu(1993)将“重音节—保音/轻音节—变音”这一语言的普遍趋向应用到作为声调语言的汉语普通话、上海话中来, 提出“重音节—保调/轻音节—变调”的假说, 认为普通话、上海话中的变调是轻音驱动的。他(1995)又将这一解释延伸到厦门话。

蒋平、谢留文(2001), 蒋平(2005)以南昌(蒋巷)、荔浦话的语言事实支持Duanmu的观点: 南昌县(蒋巷)方言“重读音节除上声外总是保持单字调”, 荔浦方言“重读音节保持词汇声调, 轻读音节发生变调”。

Chen (2001: 285) 对 Duanmu 用轻重音解释连读变调的观点有所怀疑:

汉语音系学研究者正在达成共识: 连读变调与轻重音密切相关。Kennedy (1953)、A. Hashimoto (1980)、Yip (1980: 163ff.)、Wright (1983: 156ff.)、Shih (1986)、Z. Zhang (1988)、Chan 和 Ren (1989)、Hsiao (1991)、Qian (1992: 613ff.)、Chang (1992: 214ff.)、Ao (1992, 1993)、Chan (1995), 特别是 Duanmu (1991, 1992a, 1993a, 1995), 他们在寻求解释大范围的变调时, 都宣称调的稳定性和调域是韵律结构的关键。具体而言, 许多吴方言的共性是: 在一个轻重音步中, 轻音节失去本调, 重音节将其声调延伸到其他韵律单位。……自相矛盾的是, 虽然轻重音在决定声调行为时起着关键的作用, 但却很难找到声学 and 感知方面的证实。

Du (1988: 179 ~ 228) 的语音实验也找不到台湾闽南话有轻重音的证据。

朱晓农 (1999) 的语音实验也只是为上海话以阴平 51、阴去 34、阳去 14 等舒声调开头的字组的连读变调找到了轻重音的证据。以阴入 55 开头的在听感上轻重音不明显, 以阳入 13 开头的则轻重音完全颠倒。

我们基本认同 Duanmu (1993) “重音节趋于保调, 轻音节趋于变调”的观点。但对用轻音解释变调应加以条件限制, 只有那些符合轻音弱化特性的变调才是轻音驱动的。

普通话、上海话、南昌 (蒋巷) 话、荔浦话的变调多符合轻音弱化特性。它们或完全失调后赋得表层调, 或声调部分弱化, 这应是轻音驱动的。

厦门话非末音节的变调则不符合这一特性: 声调既未有弱化的表现, 也未有一个规则能说明变调是失调后赋表层调值的结果。

2.3.2 轻音节的变调结果

轻音节中, 声调会发生弱化。结果有三:

1) 与本调无关, 而与前字调相关。如普通话 (赵元任, 1933; 胡明扬译, 1996: 859)^①:

在轻声音节中不仅使元音变得模糊, 而且失去固有的声调, 成为一个平调, 往往是一个短平调, 音高由前一音节决定。在北京话中, 轻声声调在阴平、阳平后面是一个半低调 (2), 在上声后面是一个半高调 (4), 这和半上一起组成完整的上声, 而在去声后面是一个低调 (1)。北京人听起来, “1” 和 “2” 像去声, “4” 像阴平。

① 为了避免辨识困难, 棍棒式的标调法都转写为数字式。

1 与 2 在北京话中无音系学意义上的区别,可都记作 1。1、2 听起来像去声 51,是前面的声调顺势而降的结果,或可称为轻去,按听感可记作 51。

4 与 5 也无音系学意义上的区别,可记作 5。或可称为轻阴平。

2) 与本调相关,而与前、后字调无关。如长沙话(钟奇,2003):

广式弱化规则为大多数词或词组中的轻读音节所遵循。在这类规则中,6 个单字调弱化为 4 个轻声。弱化后只剩下单字调的头或尾。轻声的调值只与本调有关,与前、后字调值无关。

3) 与本调,前、后字调都相关。如获嘉话(贺巍,1987):

轻声的实际读音受前字调和本字调的影响,轻重有所不同。按五度制,获嘉方言的轻声大致有中轻调 [3] 和低轻调 [1] 两个调值。

①前字调及本字调非阳平时,轻声字读中轻调 [3]。……

②前字调及本字调阳平时,轻声字读低轻调 [1]。

普通话与长沙话轻音节声调行为的不同可用弱化程度的不同来解释:

前者弱化程度高,完全失调,而后根据前字调赋得表层调;后者弱化程度低,未完全失调,只是 6 调之间的部分中和。至于获嘉话,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2.4 “汉语节律系统”的文献综述

2.4.1 汉语节律的性质

韵律(prosody)是语言的超音段特征,节律或节奏(meter/rhythm)是语言的等时性超音段特征。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Duanmu (1995) 用多音节单语素、对比重音和词长的敏感性等说明上海话、闽南话除了有声调系统外,还有节律(metrical)系统。并总结出五个特点:①每个韵律成分有边界;②每个韵律域有且只有一个重音;③避免重音冲突;④单音节音步(即退化音步)不好,但不禁止;⑤通过删除重音来合并音步是可能的。

Chen (2001: 306~319) 采纳了 Duanmu (1995) 的观点。

朱晓农(1999)将 Duanmu (1995) 中的“metrical”翻译为“韵律”,赞成上海话在声调系统之外再设立一个“韵律”系统:

我赞成设立一个韵律系统,理由如下:如果我们是要一个最简音系系统,那的确用不着韵律系统。[w+s]这一模式可从首音节 T5 推出,而 T5 可定义为 [LH, 下声域,短],但这做法付出的代价首先是让派生过程复杂了;其次,使派生过程变得非常人为化,不自然,难以理解;再者,会使我们失去一个重要的概括,那就是重音,而重音会在其他方面起作用。此外传统声调类的音韵信息不单单负载于曲素如 H、L,还负载于声域、截度和重音。现在曲素、声域和截度都已分离出来,重音独立也就顺理成章了。

Bao (2003) 否定了 Duanmu (1995) 的多数证据,不认为汉语有节律系统:

从类型学上而言,汉语的声调系统摇摆于声调和音高重音 (accent) 之间。有些方言是声调的,如天津话;有些是音高重音 (accent) 的,如上海、丹阳话;还有些则是混合的,如崇明话。但按 McCawley (1970) 的意思,没有哪个是节律性的。

McCawley (1970) 的节律性指的是:其载体单位 (即音步) 通常有 2 个音节,其中一个突显。而非节律性的音高重音 (accent) 的载体单位有多个音节,其中一个突显。(转引自包智明, 2005)

虽然 Duanmu (1995) 关于汉语有节律的证据大多被 Bao (2003) 否定了,但天津话第 2、4 音节的语音脱落,长沙话阳平 13、入声 14 在第 2、4 音节分别与阴平 33、上声 24 中和,长沙话以音步为单位的重音转移等现象都说明汉语底层存在节律,只不过常常只是东鳞西爪式地表现出来。

王洪君 (2004) 认为汉语的节奏是松紧型的:“一段语流总是某两字或某三字的内部结合得比较紧,某两字或三字组之间结合较松,由此而形成松紧交替的回复”。

松紧其实是周期 (音步) 成员数大于 1 的世界所有语言的共性。音步内成员之间紧,音步外成员之间松。

2.4.2 诗律学的音步与节律音系学的音步

音步源于诗律学,是诗律学和节律音系学中的最小单位。

诗律音步的语音表现:在希腊、拉丁诗中,是长短音节的组合;在英诗中,是轻重音节的组合;在法诗中,一个音节就是一个音步。(王力, 1958: 852)

诗律音步的类型,双音节的有 4 种:扬抑格 (trochee 或 choree)、抑扬格 (iamb)、扬扬格 (spondee)、抑抑格 (pyrrhus 或 dibrach);三音节的有 8 种:扬抑抑格 (dactyl)、抑抑扬格 (anapest)、抑扬抑格 (amphibrach)、抑扬扬格 (bacchius)、扬抑扬格 (amphimacer 或 cretic)、扬扬抑格 (antibacchius)、扬扬扬格 (molossus)、抑抑抑格 (tribrach);四

音节的有 16 种：抑抑抑扬格 (quartus paeon)、扬扬抑抑格 (major ionic) 等^①。其中“扬”为长、重音，“抑”为短、轻音。

诗律音步既可以是单核，如扬抑格、抑扬格、扬抑抑格；也可以是多核，如扬扬格、扬扬抑格；甚至无核，如抑抑格、抑抑抑格。

节律音系学的音步是单核的 (Selkirk, 1980; 冯胜利, 2000: 41)，只是众多诗律音步中的一个小类。克里斯特 (2000; 沈家煊译, 2000: 144) 将节律音系学的音步定义为：“语音学家和音系学家用来描写语言中表现为均长节律的节奏单位，即这类语言的重读音节在整个话段中有大致相同的间隔。”

2.4.3 汉语方言的音步建构

Chen (1979) 从语法和韵律的角度研究了唐诗音步的建构，他应是此领域最早的汉语研究者。

石基琳 (Shih, 1986: 110; 陈丽萍、姜晖译, 1994) 总结出汉语音步建构的规则：

I. 音步结构

1) 直接成分 (IC)：连接两个直接成分形成双音节音步。

2) 双拍音步 (Duplex meter, DM)：从左到右连接未成对音节形成双拍音步，但不包括句法分支方向相反的两成分。

II. 超音步结构 (f')

根据句法分支的方向，把剩下的单音节和邻近的双拍音步连接形成超音步。

冯胜利 (1996) 认为，汉语的“音步实现法”是“在一个有音形式的句法树形上，从最右边的音节起向左数，直到一个音步的音节数量得到满足为止”。

但冯胜利 (1998) 意见完全相反：“汉语中不受句法、语义影响和限制的纯韵律的自然音步”的“实现方向是由左到右（即‘右向音步’）”。

林华 (Lin, 1994, 2001)、Duanmu (1999) 从三个方面质疑“右重步”：①首音节不弱化；②末音节时长加长是“顿前拖延”造成的；③王晶、王理嘉 (1993) 的实验。他们提出汉语的音步应该是“左重步”：

从音韵的角度来看，有三条理由说重音在左边。第一，在双音节词里，轻声字可以出现在第二音节，不能出现在第一音节，这与左重步相符合，这点 Lin (1994) 已经提到。

① “Foot (prosody) .” Wikipedia. 27 June 2005 <[http://en.wikipedia.org/wiki/Foot_\(poetry\)](http://en.wikipedia.org/wiki/Foot_(poetry))>.